

从荧屏到网络,我们看见了中国大地上的不竭热能、平平无奇人群里闪着光的灵魂

“人”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 谢谢你,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2020年元宵,央视以一台特别节目,鼓舞着所有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人民。

歌舞、诗朗诵、情景报告、现场连线……无论特别节目切换成何种模式,大屏幕上的主角从未更迭:打不垮的中国人。流动的画面,当然有耄耋之年仍不悔上火线的钟南山院士,而更多时候,是平平无奇人群里闪着光的灵魂,正是他们催动了屏幕外最长的热泪。就像那句出现在诗朗诵里的旧歌词,“人”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,中国的这场疫情阻击战,紧紧依靠的就是人民。

这一夜的荧屏、网络,人们看见了中国大地上源源不竭的热能。当14亿人心手相连,当天涯海角都牵挂着武汉之时,也是时候道一声——谢谢!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!

我也有软肋,所以我们需要互为铠甲

网上流传颇广的一张照片里,有位医生的背影很特别。他是抗疫功臣,同时也是一名患者、一位感染者的丈夫。无数人记住了他的名字: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。早在2018年,他就被诊断患有渐冻症,这个病不可逆,健康无疑是他的软肋。

网上也有支视频记录了不一般的一次采访。面对镜头时,武汉医生胡明的手机响了,没说几句,这名七尺男儿便泣不成声。因为电话那头说,他的同事兼好友被感染了而且病情发展迅速。那一刻,友情是他的软肋。

白衣战士也有脆弱的时候,只是战士不会被脆弱征服。张定宇曾经笑着说:“幸运的话,还有八到十年可以治病救人。”于是从去年12月底至今,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,日日夜夜与病毒争分夺秒。胡明说,好友病倒了,但病人依旧要治,转身就奔向病区。

你不行,我上!你累了,换我!穿上防护服就是穿上了使命。生命的守护神从未离开,因为有太多如张定宇或胡明那样的医护人员,做彼此的铠甲,一起为病患撑起一片天。

我曾被呵护,现在换我来保护你们

把长发换板寸的河北护士肖思孟大概没想到,她已经引领了这个春天最时尚的发型。90后姑娘剃了板寸的照片传开,女医护人员相继效仿。在



武汉一家指定酒店,来自西安的医疗队228人集体理发。“待我长发飘飘时,再来看看武汉”,是这些年轻女队员们的约定。更大范围的誓言已在她们的同龄人里一呼百应,一度登上热搜前列。2003年非典时期,90后还是孩子,是被呵护的人,“现在,90后长大了,换我们来保护你们”。

前些天,一支由六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被反复“围观”。车身上的红底黄字刷出了超越时空的感动:汶川感恩您,武汉要雄起。无需多言,汶川也是中国

人民不会忘记的创痛。2008年,大地震后的汶川有100多名伤者被送进了武汉多家医院,接受免费救治。在武汉医生们的悉心照料下,100多人无重大伤亡、无感染、无后遗症。斗转星移12年,这次疫情发生后,汶川县的村民自发支援武汉,两天之内收齐100吨蔬菜,12位村民驾驶着六辆卡车朝武汉进发。日夜兼程的26小时后,汶川土地上生长、汶川人自家种的100吨新鲜蔬菜,运送到了武汉九家医院和外省医疗队驻地。

还有河南嵩县的闫庄村,给武汉捐来了十万斤大葱。因为联系不到足够的创葱机械,300多个村民在地里用硬拔了三三天;云南河口一村庄的93户村民,为武汉捐来了22吨香蕉,那是一路翻山越岭,由志愿者接力传递而来的;还有甘肃的17吨黄瓜也是贫困户支援武汉的无价心意。村民们说得朴实:“很多人在帮我们脱贫,我们要感恩。”如果说,“投之以桃,报之以李”是中华民族传颂数千年的美德,那么如今的“以善回赠善”,是我们共克时艰的力量。

我的不多,可我愿意倾尽所有

1月31日早晨,一位大爷走进了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处派出所,撂下一万元现金转身就走。视频监控录下了他现身的时间:总共17秒。随捐款附上的有张纸条“给白衣天使加点儿油”,落款“东港环卫”。找到他后,人们知道了,大爷名叫袁兆文,68岁,每月收入600多元。诚如白岩松在情景报告中感慨的,“这17

秒,您是最称职的清洁工,因为您还清洁了我们的灵魂”。

湖南常德,小伙郝进捐了1.8万只口罩。口罩的来源出人意料:去年,他曾在一家口罩厂打工,厂子不景气,小伙子辞职打算另觅工作。厂里缺现金,给了价值两万元的口罩抵工资。春节前,郝进听说疫情紧急,口罩紧缺,立刻找到村支书,商量把这批口罩捐给最需要的地方。村支书要给他钱,他分文不取,“我不能发‘国难财’”。

除夕中午,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的医生点了两份外卖。疫情凶险,医生体贴地在订单里备注“如果外卖师傅介意医院环境,我可以下楼路边拿,不用送上来”。半小时后,外卖小哥不仅把饭菜送上了二楼,还带来了店家免费赠送的两个菜和一张字条:“医生,辛苦了。送一份肉一份菜,新年快乐!”

相比医护人员在火线上用生命呵护生命,相比抗击疫情需要的物资数量之巨,这些人付出的也许微不足道,但他们所拥有的就不多。环卫工人、被欠薪的打工仔、春节不回家的外卖小哥和小饭馆厨师,他们都是普通岗位上最普通的劳动者。也许他们的生活也曾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不易,可他们一个个心中有大义。

其实,还有太多凡人善举来不及细数。给医院每天做饭800份的武汉小姐姐,拿出小黄鸭储蓄罐里所有钱的十岁女孩,特意从海外背回口罩送给民警的“免费,中国人”……

正是这些平凡又了不起的中国人,让爱与希望,比病毒跑得更快、更远。也正是这些抱着赤子之心和人间大爱的中国人,让人们在很多艰难、悲伤的时候,始终相信善良,相信勇气。

不用欢呼历史被改写,奥斯卡远没做到“多样化”

因为《1917》《爱尔兰人》《好莱坞往事》《小丑》《婚姻故事》等作品,今年的奥斯卡被视为“大年”,但繁荣背后,创作者的性别、视角和审美框架,其实是单一的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谈不上奥斯卡“成全”奉俊昊创造历史,事实正相反,幸亏还有奉俊昊能让奥斯卡“找补”——至少,能把大奖给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亚洲导演,距离“多元”的目标,迈出了千辛万苦的一小步

■本报记者 柳青

韩国导演奉俊昊创造了历史,他导演的《寄生虫》在获得戛纳影展最佳影片后,又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连得最佳国际电影、最佳原创剧本、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。奥斯卡的最佳影片颁给非英语片,这是第一次。

英国导演门德斯导演的《1917》领跑了整个颁奖季,从金球奖开始,拿遍导演工会、制片人工会和英国电影学院奖这些重要奖项,《寄生虫》在最后时刻翻盘,话题不免集中于韩国电影集体发力,奉俊昊凭借之前的《雪国列车》和《玉子》已经是一个进入好莱坞主流体系的导演,《寄生虫》片方发挥了强悍的公关能力等……其实,“历史性的时刻”发生时,我们可以感受到,即便站在话语顶端,奥斯卡也有“求生欲”,过去的几年里,电影人一次次通过社交网络对奥斯卡评价体系发起的“倒逼”产生了作用,言语有其力量,面对性别和族裔多样化的议题,奥斯卡的回应固然缓慢保守,但毕竟有了点反应。

奥斯卡的“求生欲”

时间拨回奥斯卡颁奖前一周,奥斯卡的“姐妹淘”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颁奖,这一届的BAFTA从提名阶段就被指责“太白了”“太男了”。颁奖现场,英国电影学院名誉主席剑桥公爵的几句话更是惹了众怒,因为他说:“这个时代强调多元和多样化,但我认为艺术不应受干扰地坚持择优。”这种听起来振振有词的保守主义言论,是以“专业至上”的幌子,巩固既有的行业权力结构,审美和修辞技术的度量衡,本质是西方男性制定并维护的一整套游戏规则。就不奇怪杰昆·菲尼克斯在领取最佳男主角奖时说出:“我对冗长的仪式感到厌烦,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的行业。”虽然他也是白人男人。

在BAFTA被口诛笔伐的奥斯卡前夜,一位北美电影专栏作者写了一篇《我爱奥斯卡,



由奉俊昊执导的《寄生虫》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中摘得四项重量级大奖,并创造韩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。

我想和它谈谈”,这位作者写道:“当评委和权威们在密室中自以为捍卫着专业主义时,他们了解过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化吗?他们了解当下行业的现实风貌吗?脱离行业现实的择优和嘉奖,怎么可能有力?”

物伤其类,从提名阶段就被围攻的BAFTA不可能不触动奥斯卡,《1917》在连得导演工会和制片人工会这两个最重要的行业奖之后,输给《寄生虫》,这可以看作电影行业内部存在着“微调”的努力。这两部作品同属于2019年最好的几部电影。《1917》见的是它在拍摄技术方面的出色,尤其在影片的第一个段落,导演用反常规的拍摄视角和细致的镜头拼贴假造的“一镜到底”,制造出类似CS游戏体验的沉浸式氛围。而门德斯真正的功力体现在影片的中后期,他把一个常规的战争题材的佳构剧,在剧作技术层面处理得登峰造极——一个通俗的“普通人完成英雄行为”的主题,在抒情和残酷的交织中从容写就,并且,视听的处理绕开“战场绞肉机”的窠臼,华彩在于一个士兵“感受”到的战争,而非客观的战场。《1917》的问题也就在这里,它给出了一个修辞精致、极致的样本,然而它的主题是男性中心的,它的几乎完美的修辞能力则是严格继承了西方中心的戏剧传统。

《寄生虫》刚好倒过来。它看起来通俗易懂,自从戛纳影展之后,奉俊昊得到的最多赞誉是“在类型片中注入作者电影的思考”。剧

情中涉及的社会分化问题,是这个时代最全球化、最能引发共情的议题。奉俊昊的功力在于举重若轻,严格地说,《寄生虫》不是一部类型片,立足点也不在于“批判现实主义”,导演对社会分化的呈现以及他的态度,甚至是暧昧的。影片的能量在于一个导演“无中生有”“假作真时”的构建能力,它同时是戏剧的构建也是视听的构建,片中的人设和表演有着高度的漫画感和写意感,导演时刻滑动在戏剧和电影的边缘,在虚实的情境和语境中,他真正探讨的是结构不公平之下,人的欲望和精神世界。《寄生虫》观感亲民,却深藏艺术想象力的锋芒。

因为《1917》《爱尔兰人》《好莱坞往事》《小丑》等作品,今年的奥斯卡被视为“大年”,但繁荣背后,创作者的性别、视角和审美框架,其实是单一的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谈不上奥斯卡“成全”奉俊昊创造历史,事实正相反,幸亏还有奉俊昊能让奥斯卡“找补”——至少,能把大奖给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亚洲导演,距离“多元”的目标,迈出了千辛万苦的一小步。

更多女性导演、非裔亚裔导演仍被遮蔽

一个正常、健康的行业环境,需要多样化的创作者,多元化的表达。而以奥斯卡为首的秋冬颁奖季,对于日渐“众声喧哗”的行业,回应是迟

钝的。一个韩国导演脱颖而出,更多的女性导演、非裔亚裔导演,很大程度仍被遮蔽着。纪录长片单元的提名和授奖成了某种隐喻:无论在广义的大环境还是电影业的小世界,女性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劳动,与她们获得的关注和肯定,是不匹配的。

《小妇人》被提名最佳影片后颇有争议,“从小说到电影,《小妇人》都被高估了,原作甚至不值得被一再翻拍”。《小妇人》不是一流的文学,见仁见智,但有多少作者从少女的视角写出这些有层次感的女性样本,乔的独立、自由当然是最被欣赏的,而梅格的自觉被规训、艾米为了冲破阶层的天花板作出的人生抉择,何尝没有痛苦的分量呢?一些女性主义作品“不够优秀”固然可以是一种客观判断,而她们跑不赢颁奖季才真正折射了这个行业的结构矛盾。用“艺术正确”去指点视听修辞水平的高下时,不如先问一句,女性导演和有色人种导演能获得同等的创作资源和实践机会么?在起跑线严重不均的环境里,谈一视同仁的择优,是不是“胡不食肉糜”。以及,如果有这些陪跑且最终被忽视的女导演和少数族裔导演,那些被贬抑、被损害的女性、逆袭的女性、那些西方视角和男性视角里“不可见”的故事,还有谁来讲述呢?

菲尼克斯怒骂好莱坞电影业“是个种族主义的行业”根本不是哗众取宠,性别和族裔的篱笆墙比想象的更顽固。

■本报记者 王筱丽

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国际影片、最佳原创剧本,由奉俊昊执导的《寄生虫》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历史性摘得四项重量级大奖。“写剧本是一趟孤独的旅程,虽然我并不意图代表国家,但这是韩国的第一座奥斯卡。”摘得最佳原创剧本后,这位憨态可掬的导演这样说道。不过,突破并非止于此,奉俊昊第四次走上领奖台,一夜之间韩国电影的小金人数量也从0增长到4。

“只要克服一英寸高的字幕,就会看到更多精彩的电影。”当奉俊昊上月接过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杯时,或许没有人想到他的话会在短时间内就“兑现”,奥斯卡92年进程中英语片独霸最佳影片的历史就此改写,即使是导演本人都需要在后台低头蹲坐,来消化这一拥而至的荣誉和喜悦。

“惊喜之外,意料之中”是不少影迷对于《寄生虫》在本届奥斯卡表现的观感。诚然,《寄生虫》此前的履历表已经足够华丽:戛纳电影节、英国电影学院奖、悉尼电影节、金球奖……奉俊昊穿梭在全球各大颁奖礼,捧起了韩国第一座金棕榈和多个最佳非英语片大奖,不可否认,《寄生虫》成为了近些年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亚洲影片之一。

阶级与贫富差异,虽然《寄生虫》本身带有浓厚的韩国本土元素,但这两大全世界都共通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足以引起强大的共鸣。“最私人的就是最有创意的”,在这个脱胎于奉俊昊大学时期去富豪家担任家教的故事里,居住在豪宅、半地下蜗居、地底暗无天日密室里的三户家庭因为“寄生”连接在一起。不料富裕之上仍有富裕,绝望之下更藏绝望,当彼此间分明牢固的界线看似无隙,欲望和妒意却如藤蔓般不断向上滋生,最终酿成惨剧。

与奉俊昊一同上台领取最佳原创剧本的编剧之一韩进元把奖项献给“韩国电影的心脏”忠武路的导演和编剧们。2019年,韩国电影迎来诞生100周年纪念日,在去年年末与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对话中,奉俊昊也曾提到《寄生虫》斩获金棕榈奖因为这一时间节点意义深远。近年来,在本土观影人次保持高活跃度的同时,朴赞郁的《小姐》、洪尚秀的《独自在夜晚的海边》以及李沧东的《燃烧》等片让韩国影片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常客。《寄生虫》在奥斯卡的成功可被视为韩国影人的一次厚积薄发,亦是韩国电影工业迈向完善上新台阶的佐证。

受到F·W·茂瑙《诺斯费拉图》等无声恐怖电影的启发,创作一部黑白制式的电影是奉俊昊一直以来的梦想,《寄生虫》则是再合适不过的载体。据悉,《寄生虫》黑白版即将于2月19日在法国上映,而电视剧版《寄生虫》也已经在推进中。

《寄生虫》为韩国捧回四座小金人后

奉俊昊说:写剧本是一趟孤独的旅程